

時光
是顆糖
Time

他很好 很好

淡櫻 著

「老大，你对嫂子是不是没有什么底线可言？」

「想有。」

想有，但是做不到。

下册 ▼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他很好
很好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淡
櫻

著

他很好
很好
[下册]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第八章 海上生活

海员里基本上没有女人，不是一个都没有，是极少数。换个数据来表明，一千个海员里只可能出一位女性。海洋上的工作太艰辛了，更适合男性这种生物。

一艘船在海洋上航行巡逻一个月，六十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单是稍微想一想就能知道情况有多棘手。

韩毅问：“是听说，还是已经确认？”

蒋立军说：“船长，我又不是婆娘，哪里会说八卦？我口里说出来的，都是真的，确认过了。霍铭的助理今晚到，晚上六点我们就能见到她。”

他搓了搓手，啧啧几声说：“我看霍铭就是富二代，靠着家里的关系进来的！把海警船当什么了？还带个女人上来，当过家家吗？”蒋立军也认为有个女人上船极其不妥，又说，“这样吧，等晚上见到霍铭的助理后，趁现在还没上船，我们一人一口唾沫把霍铭的助理吓回老家去。我等会儿去和其他兄弟说说，不能让女人上船。”

韩毅回房后，给薛正平打了个电话。他问：“霍铭是什么来路？”

薛正平也很愁，说：“毅哥，你之前干航运的，肯定知道国海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当年国内大陆航运的两大巨头，一是国海；二是东远。当年韩毅和东远的合约结束后，国海就抛来了橄榄枝，在八年前就开出令人咋舌的高薪。也是因缘际会，他才认识了宋娴的父亲，回陆地时才住在宋家，继而认识了程桑桑。

八年过后，尽管不在航运业了，可韩毅依旧有关注。

东远已有衰落之势，国海逐渐一家独大，国内如今已经没有哪家航运公司可以跟国海抗衡。

韩毅问：“是国海的人？”

薛正平说：“国海姓霍，霍家也有人从政，在我上头，跟我打了个招呼，我不能不答应。不过毅哥你倒是可以放心，别看霍铭是空降的，医生资格证还是有的。”

韩毅问：“我听说他要带一个女助理上船。”

薛正平那边沉默了下，说：“实话和你说吧，女助理倒是跟霍铭没关系，是走正规途径进去的，这一点毅哥你可以放心。先不说了，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忙。”

薛正平挂了电话，韩毅听到是从正规途径进去的，也不再多想。

他打开手机，看了眼。

他和程桑桑的最后一条信息是四十分钟前，他告诉程桑桑他到了宾馆，程桑桑说她在和宋娴吃饭，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。他刷了下朋友圈，见到程桑桑晒了一张她和宋娴的合照，眉眼弯弯，笑得不要太开心。

韩毅哼了声，小没良心的。

到了傍晚，蒋立军来敲韩毅的房门。

他说：“船长，霍铭的女助理来了，现在在楼下餐厅。”他咽了口唾沫，似是有些懊恼，说，“这些人都是有异性没人性，说好了刁难女助理，刚刚……”一顿，蒋立军露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，说，“一见到那个女助理，通通都变卦了，长得太漂亮了。船长你看过最近热播的古装

剧没？比里面的那个女主演还要漂亮，我……”

蒋立军重重一咳，发现自己跑题了，并且暴露了不该暴露的喜好，赶紧岔开话题说：“船长，我们不能让她上船。一个太过漂亮的女人，和一群男人在船上待一个月，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”

韩毅没有发表意见，只说：“下去看看。”

蒋立军和韩毅去搭乘电梯。

路上他又说：“船长你不知道那群见色忘义的兄弟怎么说，说的根本不是人话，等会儿不让女助理上船恐怕还有难度。他们说有个漂亮的女人在船上，看海看无聊了，还能有点鲜活的风景，你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霍铭不是船医是来破坏我们船上兄弟们的团结的吧。”

电梯到达二层餐厅。

韩毅出了电梯，还未靠近餐厅，就见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，黑压压的人头，根本看不见女助理在哪里。

走近了，他却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……我不认识霍医生，但我认识你们船长。”

恰在此时，有人见到了韩毅，纷纷让出一条路来。

程桑桑歪着脑袋，笑着朝他招手：“嘿，船长。”

程桑桑和韩毅打完招呼后，便没有再看他，视线重新落在身边的海员身上，继续回答他们的问题。

过了会儿，有人好奇地问：“程医生，你怎么和船长认识的啊？”

程桑桑矜持地笑了下，说：“偶然认识的，接下来一个月还请大家多多关照。”她弯了下眉眼，白皙光滑的脸颊上像是挂了两弯月牙儿。

围在程桑桑身边的海员们个个拍胸脯信誓旦旦地表示。

“哎，没问题没问题。”

“妹子，你别担心，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。”

“什么妹子，和你很熟吗？哎，程妹子，是第一次跟船吧，我有病的话找你治啊。”

“我也是！我特别相信你的能力。”

“名牌大学毕业的，能不强吗？程妹子真是厉害。”

“厉害厉害，佩服佩服！”

.....

蒋立军瞪大了眼。

.....今天早上你们这群浑蛋都不是这么说的！你们和人家认识了很久吗？这么快就叫上“妹子”了！你们这样跟宅男遇到女团的表现有什么区别？没见过女人吗？有病找她治，治治治！一个助理会治个鬼病啊，治死你啊！

蒋立军内心不亚于千万匹羊驼飞奔而过。

不过，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那群见色忘义的浑蛋都不是问题，重点还是船长的态度。

蒋立军打量身边船长的表情。

很好。

脸色很难看。

他就知道船长不是普通人，长得太漂亮的女人是很少见，但船长依然能够稳如泰山想必非池中物。而且那个女人口口声声说认识船长，看见船长和她打招呼了吗？漂亮的女人向来诡计多端，一定是她的诡计！

蒋立军坚决和船长站在同一条线上！他们是去保家卫国的，不是去海上拍电视剧的。

他凑到韩毅身边，压低声音问：“船长，你认识她吗？”

然后蒋立军得到了一个相当满意的回答。

“不认识。”

仔细一听，还有几分咬牙切齿的意味。蒋立军高兴了，正准备用言语逼迫女助理乖乖收拾行李回家的时候，船长冷着脸、冷着声音对女助理说：“你，跟我来一趟。”

蒋立军在内心竖起大拇指：船长好样的！

其他海员见状，也不敢多说什么。程桑桑眨眨眼，看看韩毅，又看看蒋立军，再看看围在身边的海员们，最后露出一丝不安的神色来。

终于有人壮起胆安慰程桑桑。

“你不要怕，你是经过正规途径进来的。”

“程妹子，稳住，你能赢！”

.....

蒋立军板着脸呵斥他们：“稳个鬼。”

其他人又再度噤声。程桑桑终于站起来，对韩毅说：“船长是有什么事吗？不能在这里说吗？后天就要上船了，我需要好好休息。”一副死活不肯跟韩毅走的模样。

韩毅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蒋立军决定推波助澜一把，说：“程助理，你……”

未料他的话刚开了个头，就被韩毅打断了，韩毅冷冰冰地说：“没事。”然后转身就走。

蒋立军只觉一头雾水，啊？不说了？就这么算了？

思及此，蒋立军连忙跟上韩毅的脚步。

韩毅摁了电梯按钮，力度大得有点可怕，连蒋立军都能看得出来船长带了点怒气。他搓着手，问：“船长，那个女人咋办呀？”

韩毅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她不能上船。”

蒋立军明白船长的意思了。原来船长是有后招啊，刚刚不让他开口斥退女助理，肯定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，担心他骂程桑桑的时候会在那群见色忘义的浑蛋心里留下芥蒂，不想他做恶人。船长这么隐忍都是为他啊！

蒋立军内心感动得一塌糊涂！

程桑桑吃过晚饭后，才慢条斯理地离开餐厅。

离开前，那群海员还在极力安慰程桑桑，让她不要担心船长，还说如果船长不让她上船，就悄悄地和上面的领导打小报告。程桑桑听了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如果他不让我上船，我会据理力争，直到他被我说服为止。虽然我是第一次跟船，但我明白海上的规矩，我会毫不迟疑地听从船长的任何指挥。”

程桑桑的话一出，让那位提议向上面的领导打小报告的海员有些羞愧。

女孩虽然是笑着说的，但语气十分认真，仿佛在立下一个庄严的誓

言，让在场的海员们都不由得想起过往每一次的航行。在海上，船长就是他们的天，船长的命令就是圣旨。船长负责全程指挥，将各司其职的每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发布每一个精准的命令，穿梭在变幻莫测的海洋中。

在座的众人都没和韩毅打过交道，韩毅在众人心中自然没有打过交道的船长那么有信服力。可尽管如此，现在听到一个女孩子口里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众人都不由得肃然而立，让他们记起了身为海员最基本的素质。

程桑桑离开后，有人忍不住说了句：“你们有没有觉得程妹子挺适合上船的啊……”

“有……”

“我也觉得……”

“嗯，是挺适合的……”

“刚刚挺有魄力的……”

……

程桑桑住在第四层。出了电梯后，她直接往房间走去。

她掏出房卡，开门，进屋，插卡。

房间亮起灯的时候，一道熟悉的人影赫然坐在床上，一张脸又黑又沉，跟打雷的天气似的。此时此刻他平日里充满荷尔蒙的眉宇紧紧地皱起，再凶一点可以去演大反派了。

然而，程桑桑一点儿也不害怕，仿若未见地扯唇笑了下。

一双水灵灵的杏眼波光潋潋，她微红的唇张嘴就问：“我有个疑问，在房间里我应该喊你韩叔叔呢，还是船长？”

韩毅没回她，直勾勾地看着她。

“哎哟……”程桑桑身子妖娆地走了过去，臀部一挪，床褥微陷，纤细的胳膊缠上韩毅的臂弯，声音又软又甜，“别生气嘛，我可是通过正规途径进来的，来面试的人那么多，都被我比下去了，我进九院前主攻的专业是普外科，后来才去的整形外科，该有的证书我都有，你就别担心我不会治病了。”

“谁担心这个！”一直沉默不语的韩毅终于开了口，劈头盖脸就对程

桑桑一顿臭骂，“程桑桑，你带不带脑子？海上是什么地方？出了事情怎么办？你到底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你把这里当成什么了？船上有一个医生就够了，你立马收拾行李回去，不准上船。”

他拉开程桑桑的手，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然后转身就提起程桑桑的二十八寸行李箱，说：“跟我去机场，我送你回S市。”

他再次转回身来时，程桑桑却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，眼眶开始渐渐泛红。

韩毅放下行李箱，这回有点无奈了，说：“我又没有凶你，你哭什么。”他很清楚程桑桑是假哭，这是手段，可他真受不了。

他重新坐回床上，声音也有所缓和：“不要闹好不好？海上很危险。”

程桑桑的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，说：“你也知道危险！我会担心的啊。你刚刚就是在凶我！”她伸出一根手指，指着他，“你还拉开我的手了！”

女人的关注点，他这辈子的确是没法理解了。

见她哭得越来越厉害，韩毅握住她的手指，把她拉进怀里，说：“程桑桑，我们有话好好说，能不能先别哭？”

“韩毅，你连哭都不许我哭了！”

果然不能和女人讲道理，眼泪一掉下来，他就只能毫无条件地投降。

韩毅有点不知所措，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把程桑桑送回S市去，低头一看，她的眼睛红通通的，怪可怜的，他心下一软，说：“我没有不让你哭，只是你一哭，我没法好好地和你讲道理。程桑桑，你来说服我，只要有一点能让我不被说服，我就不送你回去。”

岂料程桑桑仰脖就亲吻韩毅的嘴。两人对彼此的身体太熟悉了，她的舌头一伸进来，韩毅的身体就做出了反应。

韩船长克制住疯狂要她的冲动，又板起一张脸：“程桑桑，好好说话！”

程桑桑说：“我想和你在一起，这就是理由。”

她眼神如此坚决，仿佛愿意无条件地跟他走遍天南地北。

那一刹那仿佛有什么在韩毅的心底燃烧起来，以疯狂之势烧遍全身。

果然不能让小妖精好好说话。在程桑桑用了美人计后，韩毅投降了两个小时，在做了个爽后，仍然坚决不许程桑桑跟船。程桑桑让韩毅给出理由，韩毅说了三个。第一个是现在是台风季，海上容易碰到风暴；第二个是船上条件差；第三个是任务危险，有可能与他国发生武装冲突。

然后……

砰的一声，程桑桑的房门被甩上，留下韩毅一个人在外面。

他敲门。

程桑桑不理他。

他再敲门。

程桑桑还是不理他。

韩毅这才想起从前台拿的备用房卡落在房间里了，同时也发现一件事，要跟程桑桑较劲，他还真的是必输无疑。来硬的，他舍不得；来软的，她眼珠子一转就红了眼眶，他更加舍不得。

怎么看他都没有胜算。韩毅摸了摸鼻子，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抽烟，心情已经从一定要把程桑桑弄回S市变成了要拿程桑桑怎么办。

过了一会儿，走廊上有一扇房门被推开，没多久出来一道瘦弱的人影，几乎是第一时间，目光就和韩毅对上。他一副冷冷淡淡的模样，也没有打招呼的打算，关了门就往电梯方向走去。

韩毅看了眼，霍铭的房间正好在程桑桑的隔壁。

第二天一早，3902的海警集体到达宾馆。

晚上的时候开了个迎新会，晚上有自我介绍环节。

第一个介绍的人是韩毅，他的介绍词简洁明了：“韩毅，这一次任务的船长。”说着，他的眼神不动声色地飘向坐在底下的程桑桑。

打从昨晚之后，程桑桑开始跟他闹别扭，完全不理他，今早在餐厅碰上的时候，跟个陌生人似的。有海员问她，不是认识船长吗？怎么连声招呼都不打？

她扯唇说了句：“不熟。”险些儿把韩毅气坏。

说实话，韩毅也来气，海上多危险，葬身海洋的人数不胜数。

谁都能葬身在里面，唯独程桑桑不可以。韩毅给薛正平打电话，然而，打了两三次都没打通。这下，韩毅想起昨天他问女助理时薛正平的语气，再想到他出发去T市时程桑桑突然去外地出差了两天，电光石火间，他什么都明白了。

他感动之余还是很生气。

此时此刻韩毅又想骂程桑桑，又想疼程桑桑，如果现在没有其他人，分分钟两人就能在这里吵起来，最后又以昨天晚上那样的“激战”收场。只可惜现在人多，韩毅只能向程桑桑飘眼刀子。

他用眼神说：程桑桑你给我滚回去。

不少人注意到了韩毅看程桑桑的眼神，大多都感受到了船长眼里赶人走的意思。海员里十之八九都没有什么细腻的心思，没人能感受到韩毅眼里又爱又恨的矛盾，尤其是蒋立军，韩毅这眼神一出来，今天韩毅甚至没有和蒋立军说一句话，蒋立军已经自动脑补出了一出船长与领导据理力争，最终被女助理背后的强大背景打败，但由于船长不畏强权的个性，也不像其他海员那样眼巴巴地上赶着，是唯一一个敢给女助理剜眼刀子的人。

蒋立军又感动得一塌糊涂，现在这么有气节的不多了啊。

他立马加入阵营，给程桑桑使眼刀子，上台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没忘记这回事，还阴阳怪气地指桑骂槐损了程桑桑一顿。

他下台的时候，船长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。

蒋立军问：“船长，我说得怎么样？”

韩毅冷声说：“不许说她不好。”

蒋立军又感动了，船长真是舍己为人，宁愿自己一个人扛着反对有背景的女助理的旗帜，也不愿自己加入其中，仗义！蒋立军表示：“好，我听船长的！”

我信你总有一天能赶走女助理！

程桑桑假装看不到韩毅的眼刀子，至于蒋立军的眼刀子以及指桑骂槐的话，完全不介意，噙着一抹笑给台上自我介绍的海警鼓掌。

霍铭下来的时候，看了眼程桑桑。身为霍医生的助理，程桑桑微笑着打了个招呼。

霍铭冷淡地点了下头。他不太合群，自我介绍后就先离开了，走的时候静悄悄的，除了坐在他身边的程桑桑之外没有任何人发现。过程桑桑也不在意，继续专注地听别人讲话，继续假装忽略韩毅。

晚上韩毅来敲她的门，程桑桑也当没听到。韩毅敲了三次，然后离开了。

第二天宾馆里的海警与海员，还有厨子、船医一并到T市最大的码头集合。码头边上停泊了一艘白色的船，上面涂有红蓝相间的条纹，中国海警徽章格外醒目，还有船舷号3902，都涂在了船身上。

由于是首航，T市与海警局的领导，还有当地的媒体都过来进行报道，慰问与鼓励了海警与海员们。

程桑桑是其中唯一的女性，在一群男性生物里分外打眼。

媒体的镜头扫过时，都不由得做了停顿。

柳微雪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。

偌大的别墅里，经常只有她和陈阿姨两个人，吃过饭后，她喜欢坐在客厅里看新闻联播。陈阿姨会切了果盘放在客厅的玻璃桌上，等看完新闻联播，饭后水果也吃得差不多了。

昨天程桑桑过来放下了生日礼物后，柳微雪气得半天吃不下饭。

陈阿姨好言好语劝了一会儿，替程桑桑说了不少好话，可惜柳微雪在气头上半句都听不进去，陈阿姨只好作罢。陈阿姨始终认为好端端的母女俩就算有什么不和，坦诚相对地谈一谈，不是当妈的让步就是当女儿的让步，即便现在不让步，迟早都有人让步的，毕竟血浓于水。她也打算等太太没那么生气了，再劝一次。

两边都多劝劝，总有和好的一天。

太太向来是刀子嘴豆腐心，等没那么生气了就比较会说话了，现在过了一天，太太已经没有昨天那么生气了。

今天的车厘子新鲜，陈阿姨买了一斤，洗得光滑锃亮摆进了果盘里，又顺便切了红富士苹果和清热降火的水晶梨。太太向来讲究果盘的摆放，

她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摆出星级酒店的水准，送到客厅的时候，新闻联播已经开始了。

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响起：“……万吨海警船……今日中午十二点……领导……赴南海……”

陈阿姨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几个关键词，但也没在意，只知道女主播的声音很好听，笑着对柳微雪说：“太太，今天的车厘子特别新鲜，您多吃几颗。”

她的话音未落，却见柳微雪的脸色瞬间变得可怕。

陈阿姨微微一愣，问：“太太，您的脸色不太好看，需要叫王医生过来吗？”

又见柳微雪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，陈阿姨也转过头，这一看，愣住了。她险些以为自己眼花，擦了擦眼睛，还是能清楚地见到大小姐娇娇俏俏地站在一群男人当中。

柳微雪立刻拨了程桑桑的手机。

海上信号不好，过了好久，柳微雪才拨通。手机那头有风声，还有水浪拍打船身的声音，以及程桑桑的一声不轻不重的“妈妈”。

柳微雪冷笑：“你还把我当成你妈妈？”

程桑桑说：“妈妈，不管你认不认我，我还是会喊你妈妈的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也按照你的想法活到了二十六岁。人的一辈子很短，我不想再按照你的想法来活。我要做的事情，你可以不认同，但是我还是会去做。这些和韩毅没有关系，我只是在做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
程桑桑又说：“妈妈，我在海上信号不好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，我嘱咐了默然好好照顾你。我一个月后回来，你生日那天我不知道能不能和你通上话，先祝妈妈生日快乐。”

陈阿姨在一旁，电话里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。

陈阿姨在这个家已经很多年了，可以说是看着程桑桑和程默然长大的。以前她总觉得大小姐柔柔弱弱的样子和太太表面有几分相像，今天一听程桑桑这强势的语气，心里又觉得欣慰，实内里也很相像啊。

没有经历过海上生活的程桑桑，这一切于她而言都很新鲜，当然五六

天的邮轮生活自然不算。

邮轮吨数巨大，各种设施和服务堪比星级酒店，集吃喝玩乐于一体，那是度假。而现在是工作。比起邮轮的十六层楼，宛如海上城堡一般的存在，海警船仅有三层，吨位也不到邮轮的十分之一，舱房只有小小的一间。如果说邮轮上的舱房是星级酒店的水准，那么海警船上的舱房则是七十块钱一夜的宾馆水准。

海警船还有食堂和医务室，分别在二层的首尾。

白天上船后，正好是中午十二点刚过，程桑桑在海警船上吃了第一顿午饭。午饭的材料很简单，只有土豆和茄子，还有米饭，味道相当一般。

吃过饭后，程桑桑去了医务室待命。

作为霍铭的助理，她的工作就是给霍铭搭把手，或者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分担病患。

程桑桑在医务室里分了一张助理桌，对面远一点的是霍铭的桌子。

起航后，海警船上的各人皆进入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各司其职。程桑桑今天的工作内容是整理药物，记录数量，如果哪一种药物出现了空缺必须及时上报，好让补给船送来。

这个工作任务并不重，程桑桑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完了。

她把文件夹给了霍铭查看，同时也在不着痕迹地打量他。

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男人，能用一句表达完的话，绝对不会用两句，非必要时刻一定不会开口。打从上了3902后，他就不曾开口说过一句话。

他一直坐在窗边，看着外面的海洋，时间久了仿佛与窗和海融为了一体。

在她递过来文件夹后，他才有了个不一样的动作，低头看文件夹。

他看得很仔细，足足有十五分钟才言简意赅地说：“可以。”然后又继续看向窗外的海洋。

前两天在宾馆的时候，程桑桑混在海员中间，根本不需要打听，那群单纯又质朴的海员已经把他們知道的信息透了个底。令程桑桑意外的是，霍铭居然是霍家的孩子。

虽然程家并未涉足海运行业，但宋家有。

以前程桑桑参加宋家的晚宴时，能见到不少海运行业的龙头老大。提起海运，自然就少不了曾经是两大巨头的东远和国海，而如今国海逐渐一家独大，程桑桑也知道国海是霍家的家族企业。

宋家的产业涉及各行各业，每次办晚宴，霍家都会来人捧场。

程桑桑对霍家的那一位太子爷可谓是印象深刻。

霍家太子爷相貌生得很典型，很容易有刻板印象，不用在脸上刻“反派”都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张天生的反派脸，一双丹凤眼，不苟言笑时有七八分阴险小人相，笑时则能用“口蜜腹剑”“笑里藏刀”等一切贬义词往上套。

但这么多年下来，程桑桑居然不知道霍家还有个孩子叫霍铭，而如今就坐在自己的前方，身上的气质与霍家格格不入。

似是察觉到程桑桑打量的目光，霍铭转过头来看向程桑桑。

他眸色微深，仿佛在等她先开口。而程桑桑正要开口客套几句的时候，他又挪开了视线。程桑桑见状，也乐得自在，翻开一本书，与霍铭井水不犯河水。

入夜后，3902进入了一片海域，程桑桑叫不出名字来，拿手机自带的地图一搜，信号差得可怜，连地图格子都看不到，显示空白一片。

她准备回自己的舱房。在海警船上，除了晚饭之外，她和韩毅基本碰不上面。

他在船长室里，她在医务室里。不过程桑桑不介意，比起在陆地上的提心吊胆，她更喜欢这样的距离，而且新鲜的海上生活，让程桑桑觉得一切都很有趣。

她推开舱房的门。小小的舱房内，床板、电视机、桌椅都做了特制的固定。

程桑桑白天刚上船后，找到自己的舱房时，还问了身边的海员。海员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。程桑桑不笨，一猜就猜到了固定的作用，不过心里却很好奇，究竟海上的风浪大到什么地步。

今天一整天都是风和日丽，入夜后也是风平浪静。虽然偶尔有些小摇晃，但和当初在邮轮上的摇晃程度差不多。

程桑桑自认身体比一般的女孩儿要健康强壮，打从有过被绑架的经历后，她特别注重强身健体，一周里起码有十个小时泡在健身房，也因此身体素质要比程默然强得多。而且她从小到大不曾有过晕船的经历，在邮轮上强壮如牛的男人吐得七荤八素之际，她仍然面不改色地在泳池里游泳。

参加培训的那两天，薛正平过来告诉程桑桑注意事项，其中提到了晕船这一项。

程桑桑不以为意地说：“我不晕船。”就算晕船，大不了吐着吐着就习惯了呗。

事实证明，话不能乱说，心里话也不能乱想。第一天还是风和日丽的天气，天蓝海蓝，时而还有海鸥掠过水面，到了第二天下午，气象导航显示将会有一场小风暴。

海员们早已习以为常，程桑桑也不觉得意外，然而小风暴来临的时候，万吨级别的海警船被刮得东倒西歪。

程桑桑只觉得腹中翻江倒海，抱着厕所的马桶吐得面色苍白。

程桑桑晕船了。

霍铭让她在房间里休息，程桑桑本身就是医生，在医务室里吃了晕船药后，又拿了一些回舱房。回去的路上，她正巧碰上巡逻的海警。

程桑桑一个小姑娘惨白着一张漂亮的脸蛋，扶着栏杆强忍呕吐感，真是我见犹怜。海警问程桑桑需不需要帮助，程桑桑说：“我……没事……”

回到舱房后，晕船药大抵是起效了，腹中的呕吐感减少，她和衣倒在床上。

舱房里的一切家具都在摇晃，所幸有固定的装置才不至于随着风浪东倒西歪，只是在原地晃动，跟地震似的。在这个时候，程桑桑依旧很有心情地想，此情此景有点像是鬼片现场，不甘寂寞的家具们借助风浪在鬼叫。

程桑桑逐渐睡去，再次醒来时已经是夜晚，好像没那么难受了。

可她刚这么一想，又一个风浪打来，像是把她的五脏六腑都打乱了似的，熟悉的呕吐感又重新跃上心头。